



文史通義

章學誠著

世界書局印行



章學誠著

文史通義

世界書局印行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文 史 通 義

實價國幣四十元

外加運費郵費

原 著 者 章 學 誠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章實齋先生的思想系統

世界上最可寶貴的，第一莫如思想家。蓋凡一般人所贊美的文明文化，光華燦爛的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家的腦蒂裏爆發出來。倘使沒有思想家，那末，地球上，只不過聚着許多狂狂榛榛的野蠻民族，還有什麼文明文化可說呢？即以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現象而言，例如有哥白尼的地圓思想，然後纔有哥倫布之尋獲美洲新大陸；有瓦特的蒸汽思想，然後纔有四通八達的輪船火車，以及無量數製造物品的汽機，有盧梭的民約思想，然後纔有法蘭西及全世界之人民大革命。此外關於思想家產生的結果，使世界的氣象煥然一新的，更不知凡幾；只是令我們慚恨的，是這許多有光人羣的思想家，都出在歐洲的白種人中，因此使我四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中華民族，事事擠落人後，絕少進步。這是多麼慚愧而應痛哭的一齣悲劇呢！

所謂學問，固屬人類圖存進化的一件重要原素，但不參之以思想，總不免成了一個故紙堆中的蠹蟲。雖囊括九流百家，讀盡四庫全書，於己身，於人羣，究能產生些什麼效果呢？我國歷來的學問家，大多數正坐了這個大弊病，所以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世界文化的日新月異，而我則不得不低首下心，自認其落伍了！

雖然，我國在春秋戰國之際，也曾發現過一度如火如荼的思想，就是孔老夫子，也曾把『思與學』一樣地注重。不料到了秦漢以後，便束縛得黯然無光，愈趨愈下。到了前清，號稱古人所從事過的學問，應有盡有；而考據一項，尤高出二千餘年學者之上，奔走趨附者，稱之曰『漢學』，或更尊之曰『樸學』。然苟一細查其結果，實不過養成許多故紙堆中的書蠹而已。究竟於己身，於人羣，又有如何的效果呢？我們本不敢無故非毀前賢，無奈事實勝於強辯，苟能平心靜氣，加以一仔細的權衡，則人類天良具在，自然能知此言之不謬，而究其原因，總不外乎只知『學』而不知『思』罷了！

當前清中葉，在這種支離破碎以爲學的濃厚空氣中，不料我鄉，却產生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大思想家，能掃

除一切跳出網羅獨樹一幟以與四面八方之俗學相遇旋當時雖寡不敵衆不爲惡濁空氣所容許然而真理不滅終有闡微發幽之一日此人爲誰則章實齋先生是已——近來如胡適之氏之爲章實齋先生作年譜豈不是真理將顯的動機所以我雖末學不文不得不把章先生的思想系統抽繹出來以爲讀先生著述者之先導

自來我國人士之所謂學問於春秋戰國以後其聲學可數者在兩漢則有經學在魏晉間則有清談唐則有詩賦宋則有理學四項之中惟清談僅流衍於一時其餘三項幾無不認爲學問界不祧之宗以曾國藩之胸襟而所認爲學者亦不過述姚姬傳之遺說所謂「學必以義理爲主而後考據有所附文辭有所歸」而已獨我鄉之章先生絕不以此爲已足其於文史通義之原學篇曾大聲疾呼曰：

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斂精勞神以殉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禮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盡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此章先生對於一般學者之總鍼砭亦可以說是對於一般學者之總規勸而其中心理論即以必須能「然後始可以言學也」先生之全副精神皆以此爲出發點必先知此義然後始可以言先生之思想學說

先生既以上述的三種學問爲不足思更採取不虛懸而無薄的真實學問那麼從何處下手呢原來世界上之事物日出不窮我們無不可取以爲用而爲真實的學問故凡宇宙間之森羅萬象社會間之世故人情無一不是我們良善的課本——如地圓汽機學說之取於自然界物理民約思想之出於人類相互之間——我們據此廣大良善的課本運用思想以研究之第一當知我們「人」之所以爲人「人」有「人道」人道因何

而發生。因何而施行，這不是做人第二等學問嗎？章先生之原道一文，即說明此理之所以然。試讀如下的一段：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伍什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自來一般學者，捧着『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孜孜研究，而不知仁義忠孝刑政禮樂的來源，所以雖曾讀破萬卷，窮極九流，終不免爲無本之學。而章先生則把仁義忠孝刑政禮樂的來源，探索出來，這便是高出他人頭地的地方。至於先生著述，雖數十萬言，無不出於一本，即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原道篇又曰：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妻孥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天地間之至理要道，即在人倫日用之中，捨此而求道，所以虛懸無薄而無所用。章先生深知此理，故專從人羣結構上面，探索得人類應行的道，係從社會成立後方始產生。上述二節，即說明社會所由成立，及文化政治之所由發軔，即西洋之社會學、政治學，其發源亦不過如此。

查西洋各種科學，早已大行，獨社會學至十九世紀後半紀始得成立。蓋因社會學非如其他學科，可以實物試驗。今章先生於百年以前，已將社會成立的原因，說得明明白白，非其思想之博大精深，又安能及此。

英國社會學大家斯賓塞氏，曾說社會初起時，爲部落之酋長政治，而其時之爲酋長者，非狡黠之牧師，即武

勇之狩獵家，蓋一則以智取人，一則以力服人也。章先生所說「才之傑者」，「德之懋者」，與斯氏所言若合符節。那時苟有人繼續研究，擴而充之，則我國社會學之成立，必更先於西洋，而種種事業，亦何至盡落人後。且社會學實為各種科學之總歸宿，人苟不明社會學，猶徬徨於四野而不知家在何處。章先生首先注意及此，豈非我國的先知先覺呢？

章先生思想學說，既如上述，他更明白到人類過去的事蹟——歷史，不可不研究之而為自己借鏡之資，因此有文史通義之創作。

歷史者，所以記載人類過去的事蹟，其要素，即為一民族之盛衰隆替，和社會文化之如何產生，如何推展。故一人一朝代之記述，不關重要，其重要，在一民族之動作。章先生因植本於此種思想，故書敘篇曰：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自隋書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圖用神……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語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乾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濫也。

章先生之眼光與思想，因注重一民族之盛衰，一社會之文化，故對於記載事蹟的歷史，特注重於紀事本末的一體。近來西洋新史學家所作歷史，也無不以此體為最上乘，此蓋因探究社會之結果，知非紀事本末體，不足為無遺無濫體。圖用神之記述也。袁氏之纂錄，雖未足語此，然能「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一民族之新歷史，因以出現，而一民族之新社會，亦得因之而出現。歷史之所以可寶貴者，在此。歷史家之最大

任務亦在此。若陳腐之舊史家，徒知記斯賓塞氏所說『鄰猫生子』之故事，與老聃所說『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之古典，於己身於人羣，究亦無絲毫的用處。中國所謂史學家者，車載斗量，而在歐化未東漸以前，能知此義者，惟章先生一人而已。

章先生因眼光極高，思想極深，故所出言論，能發前人所未發。又因立於一本，故雖萬語千言，無不枝葉扶疏，有條有貫。自然界之事物，社會間之世故人情，因為我們良善之課本。然古人遺留的典籍，即數千年來古人思想智識之所繫，自然也不應棄之而不顧。孔子教人曰『溫故而知新』，就是教人不要讀死書，要從固有的典籍中，探究新的意義出來，方可稱之曰善讀書之學者。如上述考索辭章義理三項學問，因學者不知『溫故知新』的意義，所以雖『抱殘守缺』，終無補於人羣。章先生則不然，故於原道篇，又說明古籍之爲用，曰：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大經以謂大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大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大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大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入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大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大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入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而儒家者流，守其大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入倫日用而守大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此卽章先生教人讀書之法。言器合於道，則雖二千年以前的古籍，皆可求其致用之原，所以異於虛懸無稽之學。邵晉涵言先生『原道』篇文章，傳至京師，同人素愛先生者，皆不滿意。『可見那時候學者思想之蔽銅，達於極點了。獨有章先生一人，於『學』空氣最濃厚的範圍中，特地跳出圈外，而以真實的學問，大聲疾呼，以告於一般學者，這真是尋常人所萬不可冀及的。其次，清代乾嘉間之學者，幾以考據爲唯一學問，此種風氣造成以後，身入其中者，真不知其『何所取』，『何所用』。故章先生於原學篇中，亦力揭其弊，而言曰：

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能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蔽。人情趨時而好奇，徇末而不知知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蔽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殉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數年前，我在某大學，聽一位名教授對學生講演，中一節目，爲『不可迎合潮流』。我當時深加詫異，以爲先知先覺者，能利導潮流，如孫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是其次也，須順應潮流，始不至爲天演所淘汰。今某教授說『不可迎合潮流』，豈非教人自趨於退化，後來聽他講演終了，始知他把『風氣』誤作潮流看了。所謂潮流，如昔人曾說『革命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地不止』。若風氣則不然，例如社會間婦女之服裝，忽尙寬大，忽尙緊窄，忽尙深緋，忽尙淺碧，對於穿衣之原理，原則一概不問，但知依樣摹仿，此所謂『風氣』。風氣有好有壞，我們所當審慎抉擇，不可隨人脚跟，亦步亦趨。——某教授謂『不可迎合』，既未免過偏，乃又把『潮流』、『風氣』誤爲一事，偷學生信而行之，豈非笑話，使某教授讀過章先生此文，亦不至誤風氣爲潮流矣。我讀章先生此文，回憶某教授之講演，不啻若梗在喉，不吐不快，所以連類及之。最次，風氣積成以後，其銅蔽學者之聰明，更有不可思議者，請於下節述之。

文史通義外篇載戴東原氏與章先生論修汾州府志戴氏曰：

……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爲人地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例也

此實爲一極大笑柄戴氏在清代學術界中亦爲數一數二人物徒爲舊籍所縛乃至發生「僧非人」之怪

論故章先生駁之曰：

名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國首方足之倫也……以古蹟爲名僧之留戀而不以人爲物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臺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案此說「志」

含有一名一動二志字意義）

風氣之縛人皆因「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然此猶爲依草附木次一等學者之通病若戴氏則因死讀古書乃有「名僧豈可爲人」之怪論所以者何戴氏自認生平第一部著作係孟子字義疏證因孟子之斥楊墨至謂爲無父無君之禽獸此種論調久印腦中故對於釋徒視同異類脫口說出「名僧豈可爲人」忘却彼僧是否血肉之軀是則風氣所趨其流弊必至如此實亦無足深怪章先生之不爲此種風氣所束縛雖由於識高見廣迥異庸凡但我探索其不爲風氣束縛之最初原因却由記憶力遲鈍之故據先生女兒華絨文史通義序中說先生云：

少從童子學日誦百餘言常形重……惟性耽典籍不甘爲章句之學……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

因記力遲鈍故對於旁徵博引專在故紙堆中做工夫的考據學不致被其束縛因性耽典籍乃泛濫子史一

「研究諸子，知天地間之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博及諸史，知社會人羣變遷之原因，結果，而以『人道』爲人生學問的第一要義，故對於『名僧非人』之怪論，敢痛下鍼砭，否則如他學者之株守一先生之學說，只知入主出奴，安有如此廣大精微之思想呢？章先生之所以異於其他學者之成就，蓋以此；而在清代二百數十年中，能巍然傑出者，亦以此。故於史釋篇，又伸明所以爲學之道曰：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通於五史之義也。

此與原道篇皆以人倫日用爲學問第一要素，所謂一本萬枝，有條不紊者。至先生爲學之方法，則於博約篇中，說得極爲深切著明，不但爲中國舊有學問者宜遵先生之言，即在今日西方學術瀾漫的潮流中，也非守先生的方法不可，他說：

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者，而或闕衣料，售藥者，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

此即學貴專精，始能致用之義。否則正如一般自命萬能者，向人述說幾無不通曉，一旦施之實用上面，即束手無策。此種人本社會間最多，而最可憐，實則亦爲風氣所束縛，聞人言某學爲近今所尙，即趨而求之；明日又聞某學爲舉世所崇，又趨而求之；結果必至終身無一技一能，可以自立。苟能因性所近，任取其一而下，困知勉行的工夫，以全副精神治一學一業，豈有不成之理。

拙著國學講話中，曾有一節論爲學之道，先須博覽羣書，見某種學科，與己性相近，爲己心所好者，乃專心從事於這一種，必至精通其底蘊而後已；然後再及他書，自然能左右逢源，頭頭是道。譬之昔人學武，或刀或槍，必精熟一項，雖百萬軍中可橫行無阻，否則雖十八般武器，件件涉獵，因習而不精，一遇大敵，即歸失敗，此爲一定不易之理。又嘗見有人專畫蘭草，又有人專臨蘭亭，敘因精熟之故，卓然成爲名家。任何一藝，精熟後，自能觸處

悟得精義妙道；如昔人善草書者，或觀舞劍，或觀蛇鬪，或觀挑夫競走，皆能在研究草書方面發揮妙理，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今讀章先生之著述，與此義亦正符合。因博覽之後，乃專心從事於史學，於史學精熟以後，乃悟到社會人道上，一切羣籍，無不供其驅使，結果於義理考據辭章諸學成立一種獨立的學術。我以為不但研究舊有之國學可以取法，即研究一切新學，也是舍此治學方法，更無第二條路可走的。

章先生，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縣人。生於清乾隆三年，卒於嘉慶六年，享年六十有四。因不見用於當時，僅小試其才學於地方志上面。經先生所修者，有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湖北通志等書，並補修史籍考、佐助畢沅纂續資治通鑑，而其畢生之思想精力，皆萃於此文史通義。書中精理要義，均發前人之所未發。此篇所述，不過說明先生的思想統系而已。然因此而讀先生全書，要亦可作階梯的最初一步。至於登峯造極，那仍要一般讀者自己去努力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後學王澍屢謹識。

序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應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應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應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女華絃謹識。

目錄

內篇

易教上

一

博約上

三二

易教中

二

博約中

三三

易教下

四

博約下

三四

書教上

五

言公上

三五

書教中

七

言公中

三八

書教下

九

言公下

四一

詩教上

一二

史德

四五

詩教下

一五

史釋

四七

經解上

一八

史注

四九

經解中

一九

傳記

五〇

經解下

二〇

習固

五二

原道上

二二

朱陸

五三

原道中

二五

文德

五六

原道下

二七

文理

五八

原學上

二九

文集

六〇

原學中

三〇

篇卷

六一

天喻	六四	答客問中	一〇七
師說	六五	答客問下	一〇九
假年	六六	答問	一一〇
感遇	六八	古文公式	一二二
辨似	七〇	古文十弊	一二四
說林	七二	浙東學術	一一八
知難	七九	婦學	一九
釋通	八〇	婦學篇書後	一二四
橫通	八五	詩話	一二六
繁稱	八六	外篇	
匡謬	八九	方志立三書議	一二八
質性	九三	州縣請立志科議	一三一
黠陋	九五	地志統部	一三五
俗嫌	九九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	一三八
鐵名	一〇〇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一三九
砭異	一〇一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一四〇
砭俗	一〇二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一四一
申鄭	一〇四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一四二
答客問上	一〇五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一四二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一四三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一七四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一四五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一七六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一四七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一七七
和州志政略序例	一五二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一七九
和州志列傳總論	一五二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一八一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一五四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一八三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一五五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一八七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一五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一八八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一五七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一八九
和州文徵序例	一五九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一九〇
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一六一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一九〇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	一六二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一九一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一六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一九二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一六五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一九四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一六六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一九七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一六八	修志十議	一九九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一七〇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二〇三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一七一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二〇四
永清縣志大書例議	一七二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二〇五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二〇五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二〇七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二〇八

覆崔荊州書……………二〇九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二一一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二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二二四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二二五

書武功志後……………二二六

書朝邑志後……………二二七

書吳郡志後……………二二八

書姑蘇志後……………二二〇

書礪志後……………二二三

書靈壽縣志後……………二二四

附校讎通義……………二二七